

湖头条

难忘的年夜饭

王西亮

有一组特写镜头,十几年来,一直定格在眼前:2011年腊月下旬,以广东珠三角为圆心,每天从早到晚,一条条国道、省道,摩托铁流弹射而出,如潮水般涌向四面八方……据相关部门宏观统计,仅四川、贵州、广西方向,即在200万辆以上——这是自2000年后买不到火车票而选择骑车返乡过年的农民工大军,在这一年达到峰值的壮观景象。

不管风吹雨打,无论天寒地冻,哪怕漂泊千里、远在天边,也要在除夕之前赶回故乡。

理由只有一个:回家,分享那顿年年岁岁都牵肠挂肚的年夜饭!

由此,想起了自己有生以来经历的年夜饭。

童年记忆里,年夜饭是一个内容丰富、极其向往的概念。首先是好吃,一种来自清苦日子对“过年能有好吃的”本能需要。物质贫乏的年代,普通人家过的是清汤寡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但是到了除夕,无论多么困顿的家庭也要想尽办法做上一桌有鱼有肉的饭菜,全家老小围在一起,一饱口福。对于孩子们来说,可以放开肚皮,想吃什么尽可以随心所欲,一年中,似乎没有比这更值得期盼的事情了。其次是好玩。年夜饭后一村子的孩子们聚在一起,拿出大人们给买的各种火炮烟花,争相燃放,看谁的多,谁的响,谁的好看,还要晒晒口袋里各种零食,花生、瓜子、糖块,互相分享;然后就是乱跑疯玩,或跑到灯

光最亮的某一户人家,看大人们玩着带有小彩头的、名为“天九”的骨牌游戏。直到在震耳欲聋的迎年爆竹声中进入梦乡……

当然,儿时年夜饭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种肃穆且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仪式感。中午过后,打扫庭院,帮父亲贴春联,把母亲做的盘盘碗碗的各种菜肴端到桌上,整齐摆好,接着燃放送年除旧的鞭炮……

年夜饭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守岁”,老家人通常叫“守年”。守年似乎是父亲的专责,陪着母亲包饺子、蒸包子之后,孩子们或已入睡,或在外面玩耍未回,他则就着一杯清茶,在袅袅晕散的劣质烟草气息里,用今年春种夏播的回忆和又一个秋收冬藏的憧憬,静静地、虔诚地守着心目中神圣的大年,直到子夜过后,邻居家接年的炮声响起。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在辞旧迎新之际,寻根溯源,慎终追远,祭祀先人,不忘初心,记住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也许是一个乡村农民最朴素、最传统也最虔诚的根亲情怀,这情怀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文化,更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魂魄与命脉。

1980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老家毗邻的乡中学工作。有一年,因假期补课,腊月二十八下午才踏上归途。此时,一场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早已铺天盖地,笼罩四野,一家三口人挤在一辆“二八”自行车上,加上些许年货和孩

子的日用品,不堪重负的自行车,在冰天雪地中挣扎了3个多小时,终于在掌灯时分赶到家中。

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三代十几口人济济一堂,共庆大年。热气腾腾的炭火锅炖出的鸡鸭鱼肉和大大小小的热碗凉盘,层层叠叠地摆满宽大的方桌,伴随着自酿米流土酒的沁人心脾的清香,浓浓的年味恣意弥漫,飘满整座院落,与夜空中烟花爆竹的烟火气交织在一起,让人不觉沉醉。

这时的年夜饭是天伦之乐,是“父母在,人生就有归处”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来到儿子工作的省会城市过春节,平生第一次,在异乡吃年夜饭。

是夜,烟花与华灯竞放,美酒与佳肴辉映。但儿子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在单位带班值守,直到次日凌晨才回到家中。承载着父母子女阖家之欢的年夜饭,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一缕浅浅的缺憾!

儿子不能在大年夜里与家人团聚,但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单位守护,这种守护与当年父亲的守年虽有时空之别,但其实异曲同工:父亲的守望是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幸福日子的祈求,儿子守护的则是一方百姓的平安。他们都在“守岁”,守护的是人间烟火,期盼的是岁月静好!

这时的年夜饭,是一种残缺之美,诠释的是责任、担当与奉献的家国情怀。

年夜饭,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一生难忘的饭!



品时空

淮河水从我家门前过

徐泽林

桐柏山巅淌清泉,
蜿蜒千里入画笺。
北岸麦穗翻金浪,
南岸稻花香满田。
一条淮河分南北,
季风换景两重天。
我家就在河边住,
晨听船歌暮看烟。

淮河水呀,
从我家门前过,
带着南北风情绕村郭。
一边是温带的霜叶红,
一边是亚热带的荷。
滋养着淮畔的土,
孕育着家乡的歌。

淮河水呀,
轻轻流,
流进我心头。
南北分界的河,
是我家乡的温柔。
一辈辈相伴走,
一代代爱不休。
淮河水从我家门前过,
永远是乡愁。

娘

王定众

打工那年
娘送到晒谷场岔路
手颤着
把鸡蛋一个又一个塞进行囊里
叮嘱的话
一遍又一遍装进儿的兜
我走了
只留下娘守着老屋顶的日头与星星

如今我已知天命
娘也老了
每天拄着斜阳望向岔路
望向她浇灌一生的稻田
望向稻穗低垂的模样

雪中月季

杨世初

胜春四季竞风流,常谢常开任自由。
数九依然争独秀,雪侵傲骨不低头。

阳光的形状

蔡厚炳

(一)
从清晨到黄昏
傲娇地举起长矛
却刺不透父辈黝黑皮肤

(二)
在空中嚣张俯视
那些软骨面带媚讪
老农甩出汗水 继续我行

(三)
使出浑身解数晒不干
母亲对子女
柔弱潮湿的念想

浮 生岁月

冬天盛开一朵杜鹃花

姜舟林

我每天沉醉于读书。我想,读书是与古今智者的深度对话。翻开一本古籍,犹如推开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走进《论语》,能听见孔子谆谆教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那穿越千年的智慧,如明灯照亮我们求知的道路;品读《史记》,司马迁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的轮廓,项羽的豪迈、刘邦的睿智,在字里行间鲜活起来,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汲取人生的经验与教训。

而妻子则痴迷养花,试图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门前空地上,三百多盆花卉,木本的、草本的、落叶的、长青的,一年四季花们轮番上阵,争相亮相,点缀生活,点缀人生,诗意和温情充盈着每一天。

冬天,冷得厉害。风像刀子,直往人骨头缝里钻。路边的树,叶子早掉光了,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里晃荡,像是在瑟瑟发抖。村子里的土地都被冻得硬邦邦的,一脚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仿佛大地也在痛苦地呻吟。

我裹着厚棉衣,缩着脖子,在村子的小路上慢慢走着,绕了一圈又走了回来。心里也跟这天气一样,冷冰冰的,没啥盼头。走着

走着,走到门前的那个小花园了。不经意间一抬头,我瞧见了一抹红。在这空荡荡的世界里,这抹红特别扎眼。我好奇地凑过去,发现是一株杜鹃花,就长在红梅树下的陶瓷泥盆里。那泥盆原本有裂缝,虽用一根细铁丝箍着,但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早已破败不堪。盆沿上裂开了一道道大口子,仿佛是岁月刻下的伤痕。而这株杜鹃花,就扎根在这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它的根茎瘦弱而干瘪,紧紧地扒着那少得可怜的泥土,仿佛一松手就会被这无情的世界吞噬。周围的杂草早已枯黄死去,只有它还顽强地活着。它没有宽敞舒适的花盆,没有精心调配的营养土,甚至连充足的水分都难以得到。在这冰天雪地里,它只能依靠自身那微弱的力量,与寒冷、与干旱、与孤独作斗争。

这花就一朵,孤零零的。花瓣红得透亮,像被火烤过似的。它不大,可开得特别精神。在这冰天雪地里,别的花早就枯萎了,连草都蔫巴巴的,它却开得这么艳。我蹲下身子,仔细瞧这朵花。花瓣上落了些雪,可它一点儿也不在乎,还是直直地挺着。

风一吹,它轻轻晃了晃,像是在跟我打招呼。我伸手轻轻碰了碰花瓣,软软的,凉凉的,可又透着一股子韧劲儿。

看着这朵花,我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这么冷的天,这么恶劣的环境,它得多努力才能开出花来呀。它没有肥沃的土壤,没有温暖的阳光,甚至连个伴儿都没有,可它还是开了,开得这么好看。

再想想我自己,碰到点事儿就灰心丧气的,跟这朵花比起来,我真是太没出息了。生活里哪有一直顺顺当当的,谁还没个难处呢?就像这朵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都能绽放,我为啥就不能咬咬牙,挺过去呢?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落雪,纷纷扬扬地落在我和这朵花身上。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雪,感觉心里热乎了不少。这朵冬天里的杜鹃花,就像一盏小灯,照亮了我心里那片黑暗的地方。

我转身往屋里走,脚步轻盈起来。我知道,以后不管遇到啥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了。因为那朵在冬天盛开的杜鹃花,已经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坚强的种子。